

十九岁的 微笑

宋学孟



明天出版社

十九岁的微笑

宋学孟 著

※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25印张 178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029

ISBN7—5332—1114—6

I·203 定价：3.10元

目 录

石鱼.....	(1)
阴亲.....	(73)
山影	(108)
十九岁的微笑	(151)
最后一只红果	(159)
远方的湖心石	(166)
死神在夜草原上	(187)
大山	(200)
沐浴	(218)
黄昏的球赛	(227)
表妹枝儿	(238)
寻找父亲	(260)
远山里的布谷	(277)

石 鱼

1

小龙离家的那天晚上，满天里飘着秋雨。房屋村庄都沉没了在黑魑魑的树影中。灯光也变成了一团团黄红的湿晕，闪闪烁烁的，像在大河里淌。远远近近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只听见一两声狗的凄惶的干嚎。小龙的泪涌下来。他辨出了他家的黄狗的叫声。

小龙不准备回家来了。

“在家呆不下去，就去找你表叔。”妈临死的时候说。妈把那条小石鱼捧给他，“看见这个，他就认出你了。”

“妈，我爹到底是谁？”

两行清泪从那峻峻的脸上流下。妈的嘴动了一动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那条石鱼，是雪花一样的白石头刻的。抓在手里，抖抖的，象是在游。头上一根红丝锦线编成的带子穿着，雪白里穿了一根金红。从那以后，这条小石鱼就一直挂在他的心上了。

这是一个只有两间车站房子的小车站。老人们说，这斑斑剥剥的黄墙红瓦的小车站，是一百年以前，蓝眼珠西洋鬼子修的。当年看见过蓝眼珠西洋鬼子的老人，都死了。只是这两间车站房子还活着。火车照例在这里停。每天匆匆地在这里卸下一些东西，卸下一些人，又匆匆地装上一些东西，装上一些人，开走了。老人们说，蓝眼珠的西洋鬼子在这不村不店的地方修车站，是看准了咋山里埋着的大金娃娃，要用火车把它装走。他们在咋山里安了炸药，炸去了半座山，金娃娃没找着，炸出来一条阴河，河水冰冷刺骨，里面游着些没长眼睛的大金鱼。洋鬼子吃了，全发了羊角疯，口眼歪斜，嘴角吐白沫，被抬上火车，拉回他们老家去了。老人们说，这都是金娃娃使的神通。如今，这里每天还停两班慢车，一趟白天，一趟夜里，小龙要坐的那趟车，是半夜两点钟。

妈说过好多次，表叔就是坐的夜里那趟去东北的车走的。也是一个漆黑漆黑的下雨天。妈把他送到村外，他就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走进黑黑的雨夜里去了。

妈说起这一段，总要流下泪来。

许多年前，有一次他突然问妈：“人家都说，你和表叔……”。

“啪”，他的脸上挨了一巴掌。妈妈的眼睛惶惶的，仿佛是她自己挨了打的样子，泪水无声地涌出来，把个世界都模糊了。两个人都怔着，到底还是妈妈把他的头搂进怀里。隔着一层单衣，他的头撞在妈妈干瘪的胸膛上。但她还是闻

到了一股味儿。这味儿叫他浑身都激动起来。这味儿是女人身上的。那一刻，他恍然地明白了一个大道理。原来这个世上的人都是些男人和女人。他哭起来。妈妈更加搂紧了他。

他无论怎么想也是想不出表叔的样子，妈妈没有他的照片，只有一个地址。

他偷了后妈四十块钱。用半条面袋子装上他全部的衣服。一个人走进了这漆黑的雨夜里。

2

这是大兴安岭腹地的一个小镇，它的名字叫沟口。

小龙下车的那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。他一从火车上跳下来，浑身便袭过一阵寒流。细细的冷风，针尖一样地，仿佛直扎到他的骨子里去。看不清脚下这股铁路是怎样弯弯曲曲走进来，又怎样曲曲弯弯走出去的。头上，是一大片森冷的蟹壳青，四面，是一片连着一片的浓暗青苍。只有一处的山巅上方，轻描着一线青莹莹的冷玉白。街道很宽，也很长，铺了一层白苍苍的青霜，脚步走过，便留下一行浅浅的迹子。房屋是一式的木刻楞，偶而也有几间红砖瓦房，相杂在中间，显得很扎眼。家家都有一个小院儿，一式的板障子墙，一式的板障子门。外面是高高的木柈子垛，横横直直码得与板障子一般高低。家家的门口竖着一根高杆，小龙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。

表叔就是一一直在这个地方活着的？他自己将来也要在这

里活？挣大把的票子？把腰撑得鼓鼓的，硬硬的，直直的？

他用劲跺一跺麻了的双脚，径直地走了进去。身后便生出一行实在的脚印来。

小龙不问路，他早记得那地址，那门牌号数。他初中毕业，他认得字。他一条街一条街地找。

邻居的女人们背后说：那个人可是一表人材，比小龙的爹倒又强上百倍了。只可怜小龙的妈，心里怎么能丢得下他？

男人们就不忌讳，说：操他娘，那次真便宜了他。换了咱，不砸断他狗日的一条腿！

表叔回去的那年，小龙还不到一岁，那次的事，他一点也不记得。

街上有人在劈样子。都是上好的木头，被断成一截一截。竖起来，大斧子甩下去，噼啪地脆响。井上的轱辘紧一阵慢一阵地吱吱嘎嘎地叫着。挑水的人迈着大步，从他身边走过去。水洒出来，落在地上，湿湿的一滩，一滩。早起的卖豆腐的，赶着一辆牛车，慢慢地走走停停。少掉了半只角的黑牛身上，绒绒地生了一层薄霜。车上的豆腐架子，腾腾地冒着热气。卖豆腐的老人，已经穿起了棉袄，敞着怀，眼角上沾着黄黄的眼屎。手里赶牛的棍，不时地敲一下车帮。声音却既高又亮，脖子直起来，长长地叫：“豆——腐，豆——腐。”

所有的人都回头看看他。和他们相比，小龙穿得是太单薄了。但他并不觉得很冷。当他看定那个门牌号码，在一所红

砖红瓦的大院门前站定的时候，反倒觉得浑身燥热起来了。就是这儿，就是这所房子，小龙定定神，壮壮胆，敲响了他命运的大门。门是黑漆的，上着亮闪闪的铁环。哗朗朗的声音，响遍了半个镇子。

“嗷欧”一声，三、四条大狗不知从哪里一齐钻了出来。小龙一惊，纵身跳到一排柈子墙下，顺手抄起一根柈子。狗们也一惊，停住，声音却咬得更凶了。

“回去”！小龙听到身后一个女人的喝斥。狗们悻悻地退后了。他才转过身，看见了那个正在系扣子的女人。她问：“你是……”

他说了表叔的名字。

“夏成？”

她身后一个男人伸出半个头来：“早搬走了。”

“这不是太平街十九排四号吗？”

“他早卖了。”

那女人悄声说：“夏成期满了吧？”

那男人“呜噜”一声。脑袋缩了回去。

“不远，”那女人说：“从这往西，再往北，最后一条街，顶西头，两间小趴趴房子。”

街上的人多起来了。太阳不知什么时候从不远处的那个山垭口上冒了上来，一抹鲜亮的胭脂红，照着瓦棱上的青霜。炊烟一丛接着一丛从一排排房顶上款款地升起来。狗们还蹲在门口干嚎，小龙把手里的柈子远远地打过去。他忽然觉得心里很虚，算一算，一天多没吃东西了。后妈的四十块

钱，去了买车票，还剩下四块。回是回不去了，他本来就不想回去的。他必须找到他的表叔。哪怕他钻进了耗子洞里，哪怕他变成了鬼。

这次，他几乎是凭着一种直觉，径直就走到了那座小趴趴房前。

“谁？”

一个男人开了门，睡眼惺松地站在他的面前。小龙吃了一惊，那男人似乎也吃了一惊。小龙觉得这人似乎见过的。在火车上，他做过一个梦，梦里的那男人好似就是他。他两手伸过来，死死掐住了小龙的脖子，他怎么也喘不上气，他觉得那双手就要把他掐死了。他忽然摸到了一把镰刀，举起来就往那人头上砍了过去，他眼瞅着那头掉下半块，那掉下来的一只眼睛还一眨一眨的，冲着他直笑。他忽然认出了那是妈妈的眼睛，惊出一身冷汗，醒了。有人说，车正开过松花江大桥。

“是小龙？”

他想叫一声表叔，却没有开口。

“你到底来了。”他听他似乎嘟囔了一声。“进屋吧。”他自己先返身进了屋。

小龙还是迟疑了一下。这个小院真够可怜。木刻楞房子又矮又小，外面糊着的墙泥，已经一块块地剥掉了，象是烂了皮肉，露出了里面黄森森的干骨头。院子窄窄的，零乱地放着破土篮子，铁锹之类的家什用具。样子垛更是矮矮的一层，连板障子也是又矮又旧，板缝里生满了干焦的青苔。小

龙跟着他走进屋，一脚迈下去，差一点摔倒。原来屋地的外头起码矮了半尺。里面热烘烘的，一股说不出的味儿，直熏得他浑身都躁痒起来。

表叔半个屁股斜坐在屋里的桌子上。顺手卷起来一根烟，回过身子来看着他，桌子上扔着一封电报，表叔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又随手扔在了桌子上。

“一个人偷跑出来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打算着出来常住？”

“是。”

小龙低着头。他觉得心口那石鱼在劈剥地跳，跳得他一阵阵心慌。一路上他想了那么多的话。他准备了那么久的这一场会面，原来竟这样简单。

“后妈待你不好？”

小龙更垂了头。

“你爹……混蛋！混蛋！”

牙齿咬在一起。石鱼叫了一声。第一眼他就看见了，在那一片乱胡荽子底下，深埋了一条疤。从嘴角，斜着，直伸到了下巴底。村里的人们都说，老龙头的那一拳够劲儿，一下子那家伙就一个嘴啃泥，下巴颏正垫在猪食锅沿上，血嗒嗒地滴。他从来没敢拿这话问过妈。他恨爸爸。那拳头也打过妈。身上一块青一块紫的。他等待着他问妈妈，或者问那条石鱼。

“住下吧，明天跟我进沟里。”他说。

他等着他再说句什么。他站起来。随手把那支烟扔在了地上。

那支烟已经抽完了。烟把儿在地上打了个滚儿，又咝咝地冒起青烟来。小龙始终没有抬头，走上去，一脚把它踩死了。

“去捞金子。”他转过身去的时候，又补了一句。

3

一切都好似是在做梦。一个梦套着另一个梦。一个故事刚刚开始，又接上了另一个故事。一个梦似乎是醒了，又仿佛走进了另一个梦中。十天以前，小龙还拉着地排车，装满山一样的棉柴，牛似的躬身走在家乡的土道上。十天以后，他就到了几千里地以外，中国最北边的这个小山沟沟里，加入了这支几千人的淘金队伍，来“捞金子”了。人说，人生如梦，这可不就是梦吗？

这条山沟，当地人叫它小拉罕沟，沟长不过十里。两边是山，山上尽是一片片的樟松，蓝天白雪（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），一派墨翠，新日透照着淡褐色的树干，林间仿佛爆出一片片金光。山坡下则多是白桦，笔直的树干，玉笋般直指向天空。发丝似的林梢，初冬的冷风一打，变得一片赤红，越往远看，越见得那隐隐跃动的一条条火苗子，仿佛要窜出头来。两山之间，是一片沼泽地，如今已经结了薄冰，盖满了白雪。据说，几万年之前，这里是一条河。黄金，就

深埋在那古老的河底。十里山谷，已经搭满了帐篷，遍布了矿眼^①。到处是人声，驴辘声。所有来这儿的人，都拿着命想在这条小山沟里撞撞自己的运气。

小龙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如何。

班上的人除了老秦头和那个叫白美丽的女人以外，都是沟口的熟人。表叔是这个班的大把头。他认识的人多，他的路子广，他是个筛金的老手。头一天，下了火车来到金矿局，门口排了百十号人，都在等办采金证。表叔径直走进去，不消半个时辰，出来时，十个人的采金证就办妥了。外面的人瞧着，眼睛巴巴的，又恨又妒忌，来到矿上，个个班儿租的都是那种破棉帐篷，现平地，现支架子，现搭铺。独独他们班，租来了最后的一栋木刻楞房子，里面还有现成的板铺。而且，他们矿的这一块地方，矿上说，哪个不抢？金苗是最旺的。前两天，有的班一天出到六百克呢。班上的人，个个都把表叔佩服得什么似的。只因为表叔认得那个矮个的副矿长。

小龙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恨恨的。就这样发了财，又算什么本事！他中学毕业那年，被招考进了公社的棉花加工厂，还不就是因为碰上这么一个能人，认识他们的副厂长，硬把他的侄子塞进来，把他这个没根没梢的，找了个由子顶了回去。只老秦头这一件事，表叔办得人人都不高兴，倒是小龙心里另有一番滋味儿。

^①在矿脉上挖的竖井。深五、六米，十几米不等。从此井口下人，取矿沙。此地淘金人叫此井为矿。

来到沟里，班上的第一桩大事，仍是拜“老把头。”老把头是谁？起初小龙不懂，后来便知道了是拜神。什么神，谁也说不清。也许是财神，也许是山神，也许是玉皇大帝、如来佛。不管他是哪路神仙，反正淘金人尊他一声“老把头”，把他当成自己人，求他们保佑人们不死不伤，财运亨通。人们说，解放前的金厂里都有庙，初一十五的日子，纸火香烟恨不得把庙烧起来。如今，有的人就从家里背来小佛龕。——没有自带佛龕金身的人，像他们，便扯下二尺红布，缠在一棵大树上，权当神位，全班的人便一个不落的，跟着把头，齐齐地跪下，烧纸烧香，许愿祈祷，不管你信也不信。想发财的人，求神保佑生财，哪一个心会不诚？三跪九叩完了。人们起身，掸掉身上的雪，刚要回屋去吃红糖饺子，却见那里还跪着一个人。拜老把头，这么神圣的时刻，外人跑进来借风水，这是坏规矩的事。人人都有些恼。围过去，表叔拍了他一掌。他似乎正等着这一掌招呼似的，抬起头来，冲着表叔合掌一揖。原来，是一个瘦得皮包着骨头的老头儿，看去总有六十多了。

“老少爷们帮忙。”他说。

人人脸上都扫过一阵丧气。仿佛他们遇到了丧门星。他们面面相觑，极厌恶的样子。有人干脆跺了脚，恨不得一走了事。

“你这么大年纪，一个人出来？”表叔把他拉了起来。

“给你们添累了。只求老少爷们帮口饭吃。”他身子抖抖的，有些立不住的样子。仿佛一阵风来，就能把他打散了

架。

“大家看咋办？”表叔说。

人人都把头垂下去，似乎没有听见。

半晌。“住下吧。”表叔说。

有人悄悄踏他的脚。

“住下。”表叔说：“有一粒金子，大伙咬开，有一碗粥，一人一口，这就是淘金人的规矩。”

老秦头就这样入了班。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方，以及他的家庭、身世。跑腿子们的规矩，不问。

班上，小龙顶厌恶的，就是那个叫白美丽的女人，冷眼瞧着她脸上的纹路，总该也有三十七八，可还那么妖精似的穿红戴绿，雪花膏，把脸蛋子抹得白白的一层霜，远远就飘着一阵阵打鼻子的香味儿。那一双眼睛，硬是一对钩子，只要是和男人那么一说，一笑，纵你有三魂六魄，只怕也要被她收了去。

每看到她在表叔面前的那股浪劲儿，小龙总是把头转到别处去。这女人是个什么东西，小龙虽没见过，可是电影里，小说里，这样的骚货总是不少的。表叔喜欢这样一个女人，巴巴地把她弄到金班上来。每当这时，小龙总是恨恨的，酸酸地想起另一个女人。妈妈。死得那么可怜。临了临了，心里还只念着这个男人。可是他，到现在，却连妈妈一句都没有问过。

他们睡得是板子搭起的一面通铺。十个男人，在这面大铺上一字排开。靠外边，把头的是老秦头，靠里边，则是小

龙。表叔的铺盖在小龙的左边，右边，则是一道半截的板墙。墙里面，紧挨着小龙，睡在一张铺上的就是那个女人。里面的小屋，平时谁也不进，倒不光因为里面住着表叔的女人，那里面是厨房。这也是老淘金们的规矩，大师傅那里收着全班人的金子，除了把头之外，班上的人是一概不许入内的。如今，金子一天一交。然而，厨房还是没人进去。人们守着的是老规矩。

晚上，表叔的行李很少摊开，公然地就睡到了里屋那女人的身边去。没有人觉得奇怪。偶而里面弄出了声响，外面，黑影里的人们最多“嗤——”憋不住笑一声，很快便打起呼噜睡去。

“操你妈！”那一晚，小龙忽然大骂了一句。这一声很高，很响。刚刚睡着的人们，都被他喊醒了。

“谁？”“怎么了？”黑暗里有人在说。老秦头在那边拼命地咳嗽起来。有人暗暗骂了一句。

“小龙说梦话呢。”有人说。

泪水，极艰涩地从他的脸上流下来，淹住了冰凉的耳朵。

4

天还黑黑的，人们就起了身。默默的，急急的。听不见人说话，只听见衣服的窸窣，和腰带扣子的哗朗声。下地早的人，已经把工具摸在了手里，抓紧点上了烟，嘴巴上

啞啞地一紅一紅的。人到了這裡都紅了眼，一個個變得真正的又勤勞又勇敢了。表叔小聲地說：“多帶炸藥，不管咋的，這眼礦兩天得摠出來，上下蛤拉^①掏一天，才真正能試出來稱不稱做。”

小龙跟在人們後面，出了門，表叔又把他留住了，說：“今天你別去了，幫她把鍋灶砌起來，一會把飯挑到礦上。”

黎明，山里沒有一絲絲風。只聽見馬拉爬犁和人的腳步踏在霜雪上，咔嚓咔嚓地響。淡青的天上還留著一撇青白的月影兒，和几粒寶石般的寒星。霎那間，天就亮了起來，看清了雪地上的帳篷和人影。墨翠的山麓卻越發緩緩地暗了下去，埋進了自己的巨大的藍影子里。山溝里，處處都是縷縷的白煙，個個都點起了燒蛤拉的煙火。煙裊裊地升上去，混在一起，成為一團一團淡淡的白雲，浮到山頂上去，瞬息，便淡了，散了。絲絲縷縷溶入了寶藍瓷白的天空。遠處，一片鮮嫩的櫻桃紅已經抹在了天邊上。山谷，仿佛一下子注入了生命一般，騰地活了起來。

“小龙。”那女人依在門口，睡眼惺忪的，長頭髮散散地撓在腦後。乜起眼睛，打量得他渾身躁起熱來。“先幫我劈點樣子吧。”那女人似是笑了一笑，身子縮了回去。

小龙沒有吭聲。返身進屋把外衣脫了，從門後拖過那把長柄的開山大斧。

門外的那一堆木頭，是昨晚睡覺前才拉回來的。已經用

^①蛤拉：淘金人一般指大塊鵝卵石。采掘礦砂，須每日將燒紅的石头埋入井下四周，使之暖化。石头的埋、起、燒，又叫下蛤拉，起蛤拉，燒蛤拉。

油锯把它们断成了一截一截。小龙先是看着它们出了会神，然后，把他们一段段竖立起来，仿佛排起一队士兵。小龙猛地抡起板斧，冲准排头的那一个，咔嚓一声便直劈下去。那排头兵一声脆响便一分为二，哗啦一声倒在了地上。小龙的嘴角笑了一笑，心里忽地涌上一阵无法言喻的砍杀的快乐。他的大斧子依次地噼噼啪啪砍杀过去，不多工夫，便白花花横横直直躺倒了一地。小龙也不收拾，再立起一片，再砍倒一片，直砍得浑身热汗腾腾。小龙正自得意，不觉偶一回头，却见那女人，不知何时早立在了他的身后，正笑眯着眼睛望着他出神呢。见他回头，便放开脸一笑，说：

“好了，歇一会，让我收拾收拾。”

那女人摇摇走上前来，却不去收拾，在他面前站定，笑眯着眼觑了他片刻。伸手拍在他的肩上，问道：

“十几？”

“十八。”

“一个人关里家来？”

“一个人来。”小龙扭了一下身，那只手挪开了。

仿佛被什么逗乐了，她仰起头，哈哈好一阵笑。末了说道：“我的儿子都十岁了，说来，你该叫我声阿姨才是呢。”她仰起头，看了看远方的山。阳光，把半截山林染得一片钢蓝，蓝阴阴的山影，直投到爆跳着一片耀眼星光的雪地上，白桦的林梢，一片嫩红，仿佛正烧出一首闲静凄婉的歌儿。

那女人脸上的笑容渐渐淡下去。忽然地叹了一口气，自语